

民國述人录

李易安詞四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场五十年

架

包书时间客渝州也

民国达人录

肖伊绯著

廿年四月十三日

克和演初常於廣播大

長久不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达人录 / 肖伊绯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95-0517-3

I. 民… II. 肖…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189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690 mm × 990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0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康有为	一个“前现代古人”的意外死亡 /1
严 复	天演学家罗曼史 /5
林觉民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这样离去? /11
卢冀野	神交·胖先生 /16
由云龙	风虎云龙皆成幻 /23
施蛰存	上海生活小算盘 /28
叶恭绰	古卷法缘自绰约 /31
卞之琳	大悲阁中小情调 /37
郁达夫(I)	杭州·风雅房奴 /41
郁达夫(II)	福州·囿并幸福 /45
郁达夫(III)	新加坡·星洲情事 /50
张元和	总天然意态难模 /55
张充和	桃之夭夭·桃花鱼 /62
张兆和	沉没在沈从文的编年史里 /74
张允和	一半日记,一半戏剧 /88
龚 澎	建国大业之外 /95
林徽因	悄悄地,她来了又走了 /104
冰 心	越单纯,越幸福 /109
张爱玲(I)	离永嘉八十里 /114

张爱玲(Ⅱ)	三城记·连环套 /119
刘文彩	庄园经济与公共遗产 /123
刘文典	空怀鸿烈傲世心 /130
侯德榜	近代化学工业榜中榜 /134
庄一拂	双美完璧《十年记》 /138
胡兰成	书法及其他 /142
王景琦	冶春后社之后 /146
林 纾	永不升级的汉化版 /150
赵尊岳	罗浮梦吃 /156
熊十力	两只鸚鵡 /160
李叔同	《华严》世界解读史 /164
龚普生	“潜伏”真实版·升级版·绝版 /169
郑振铎	从真鸟仔到文献狂 /175
陆小曼	1947 年的败笔 /181
王一亭	甘作嫁衣聊自祭 /185
章履平	几页残稿，达人齐聚 /191
程 曦	天地一沙鸥 /199
许之衡	“余桃公”之戏剧史 /206
姚 琮	学亦有道，学亦有术 /217
李 翹	古方言中的现代关怀 /222
冯月樵	有斐君子，开明风度 /225
附 录：	重提“乡绅” /236
后 记	/241

康有为

一个“前现代古人”的意外死亡

青岛是一个没有古代史的地方，自 1897 年胶州湾事件之后，德国人占领的青岛才成为一个近代史意味很浓的地点。按照国内现行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1 年辛亥革命，中国进入近代史历程；从 1911 年的民国到 1949 年的共和国，这段历程称之为现代史。而到了 1914 年和 1938 年两度占领青岛的日本人那里，除了掠夺和毁灭之外，青岛的现代史可以说白纸一张。那么，作为已然进入后现代的青岛，有没有前现代意义上的“古人”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康有为先生即可当此“古人”殊荣。

自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 16 年，至 1913 年结束流亡生活，从近代中国一直逃到现代中国，这才定居上海，稍事喘息。1917 年，这位不甘寂寞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转而协助张勋复辟，企图将现代中国拉回至古代中国。与其说“复辟”，不如说是康先生心中的一个“复古”之梦；当然，一小撮梳着辫子的军队着实是圆不了这个梦的。也正是在这一年，辞去孔教会名誉会长头衔的“康圣人”再一次选择逃亡；作为前现代意义上的“古人”康有为首次来到了青岛。

这位试图以“复辟”达到“复古”梦想的康先生，自“变法”到“复辟”、自“近代”到“现代”，无时无刻不怀揣着自己的一个“理想国”，从不罢休。在青岛，他仍然执著于理论创新，并与时俱进，勇于践行。

1923年，康有为再次来到青岛，他瞄准了这块可资为“复古”据点的宝地，甚至认为这里是比当时上海还要好的居住地。他对青岛的偏爱，既有激情，也有精明。康有为初到青岛时住在旅馆里，不久，即租了一座房子。5月2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青岛气候甚佳，顷得一官产屋，名为租，实则同买，园极大，价极少，候数日可得。今各人住客栈极贵，候得屋，当电告，至时可来青岛，实则远胜沪矣，沪无可恋。”

就在康先生写家书，盛赞青岛的宜居指数之际，他还张罗着在济南与青岛两地成立新的孔教会。新会后来改称“万国道德总会”，康圣人这一次动作之大，甚至于要将孔圣人之学变作世界显学了。当然，要做好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还得有好的交流平台；康先生家书中提到的那所租住的官产屋，就是这样的一流平台。过了一年，他索性花了一千大洋从北洋政府手中买下了这幢德式楼房，还将废帝溥仪结婚时赠给他的“天游堂”三个字悬挂于书斋之中，并将满园花草的院落，命名为“天游园”，自称“天游化人”。“天游”——在天上游玩，名字



康有为青岛故居一隅

取得逍遥自在,可康先生并不是一个真正能置身世外之人,搞政治、做学问、办协会样样做得一丝不苟,在建筑学领域中也毫不马虎,不久就对这所“天游园”进行了改造。

原来,康先生买下的这处豪宅,位于青岛市南区福山支路5号,始建于1899年,为德占青岛时期总督府要员的官邸。此楼先后住进数位督军之类的“大人物”,他们最后的下场不是被杀头就是被枪毙,都不得善终,因此人们把它视作“凶宅”。康先生仔细查考,认为这所宅子犯了“白虎衔尸”的格局,必须重新进行布局、装修,方能逢“凶”化吉。在挂上了御笔“天游堂”之后,龙气自然足了些,也镇了些凶邪;又将马厩改造为二层建筑,楼上住家,楼下随员居住;加之又有第三代“恭亲王”溥伟所赠的许多名贵的雕花红木家具、汝瓷和文房四宝等“贵气”十足的摆设,整个宅院大有富贵逼人来之气魄,“凶宅”自然变作了“福地”。

这样一番古色古香的改装工程之后,康先生心情颇佳。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朝晖初上,林中爽气袭人,徘徊海水之场,巡行公园之路,波光云彩,花叶全香,万绿青英,沁人肺腑。恐昔日仙山楼阁亦比不及,诗人不足以形容之。”康先生所说的“海水之场”就是汇泉湾海水浴场,“公园”即中山公园,都是沿海幽静之所。即使今天,走在福山路上,也会感受到康有为在信中描述的美好与清新。康有为在青岛享有一生中难得的安宁、逍遥时光,过着“天游化人”般的自在生活。

然而,这样的“福地”在三年后,即宣告了这位“前现代古人”的死亡。1927年3月18日他在青岛中山路紧邻劈柴院的粤菜馆英记楼吃饭,喝过橙汁后腹疼难忍,当天夜晚呕吐不止,一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第二天



康有为书法。特立独行之意,毫不掩饰。

清晨5时，康有为先生“七窍出血而死”，其去世原因遂成无法破解之谜。据说康先生下葬时曾佩一串珠子，可能即先生当年上朝面见圣上的朝珠；还戴一把金锁，这把金锁则是国际文化交流的见证，是一位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是“国学大师”四字。康先生左右手中还均持有一枚金钱，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这仍然是“万国道德总会”的派头。康先生身着中山装，但他的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不知是要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尚未成功的革命，还是有朝一日金銮殿见驾呢？

从康先生死后的这般扮相，和他生前的这番折腾来看，这位“前现代古人”生前死后都充满着古代与现代世界的种种隔阂与矛盾，一如“青岛”这个时空淆乱、含混模糊的地点。康先生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别开生面地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27字生动地概括了他游遍世界的生涯，如果再加上一句“一岛建宅三年死”，则可以完整地概括这个“前现代古人”的一生了吧。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为戊戌变法的策动者；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等。



严复

天演学家罗曼史

1900年7月26日下午，上海沪西的张园，《亚东时报》主笔，33岁的章炳麟举起一把杭州剪刀，“咔嚓”一声剪断了发辫。在会场200多人的惊愕叹吁中，在莫衷一是的君主立宪和革命民主的争论声中，中国第一根辫子落了地。会场中，有一位名叫“严复”的福州人悄然离去。

1900年，这一年对46岁的严复来说尤其艰难。虽然味同嚼蜡的教职生活，让他在天津未能施展才能、青云直上，天津对于这个吃过洋墨水的委培海归来说本也无可留恋，但眼睁睁地看着供职二十年的北洋水师学堂被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打砸抢烧，夷为平地之后，他也难免有所感触、一番怅惘了。

然而乱世是不适宜感触的，正如严先生3年前就译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句子那样，他此刻最关切的是如何生存之问题，而绝非什么拳匪、洋务、联军、立宪等诸多国策政事。他一溜烟跑到了上海，可还是看到了年轻人剪辫子这一幕，只得再一次避而远之了。

这一年，巴黎正在举办世博会，而同乡人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去年就已初版，严先生读着这本洋小说聊以怀旧，怀念一些过往旧事和曾经去过的洋国。“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先生一边看着洋小说，一边吸着“福寿膏”，抛下这句云里雾里的感言，自顾自消遣着。

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



严复译著《天演论》，此为
光绪甲辰年(1904)初刊本

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机，设为已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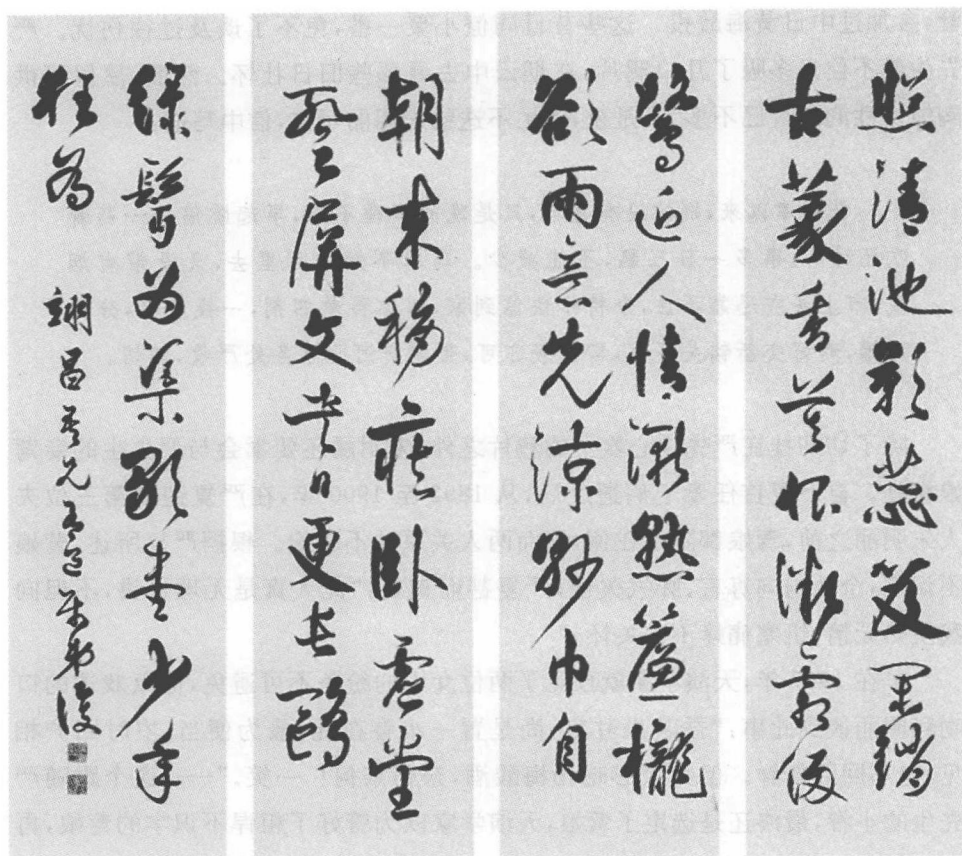
黄昏时分，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同芳茶居，严先生又来喝莲子羹，伙计们忙前忙后地张罗着。严先生打着舒适的呵欠，环顾周遭。邻桌搁着一本摊开的书册，再熟悉不过的字行映入眼帘：“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这即是严先生本人的译著，红遍大江南北的《天演论》啊。可看本册，字大墨匀，极精整的刻本，比严先生自己出版的石印本还要精致许多。

严先生不由自主地走到邻桌，拿起那本精致的《天演论》翻看起来。看至“且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一行字时，字旁还有朱笔批注：“强者未必恒强，弱者未必恒弱，强弱之势，相对相成，势随时转，终有化时，此方为‘天演’之公义也。”严先生凝目盯着批注，不由得拍案叫好。

严先生叫好的此刻，一名 20 岁上下的女子款款而来，书是她方才落下的。出门半道又折回来，取这本她常读之书。没曾想，竟与原书的作者不期而遇。这名女子就是后来成为严先生第三任妻子的朱明丽。严先生的朋友黄遵宪对先生的这段艳遇也是艳羡不已，半信半疑，他在信中感叹道：

嗣闻公在申江，因大作而得一好姻缘，辄作诗奉怀，然未审其事之信否也。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痒搔。”

事实上，朱明丽除了在婚前读过严复的著作之外，婚后并未和这位名噪一时的“天演学家”继续谈什么“西学”、“天演”。亘古不变的“天演学”在夫妻之间，规定着妻子职能中只能有生育子女、负担家务两条定律，当然，在严复的生活世界里，朱明丽还要承担两项额外的定律——购买鸦片和与其妾莺娘相处。



严复书四条屏

与第三任妻子相处不到一年，严复即赴京津谋职。在严复写给朱明丽的 63 封信函之中，有 27 封谈自身的疾病，17 封催促她速寄鸦片，有些信则两者都说。50 岁之后的严复，颇有点病入膏肓的样子。除了咳喘病，就是他认为能缓解咳喘的“福寿膏”——鸦片了。

1908 年 9 月 2 日，这一天严复没有写日记，而是早中晚一边吸着鸦片，一边对远方的明丽大吐苦水：“药膏一日尚是三遍，夜间多筋跳，睡不着。昨晚直到三点尚不能睡，吃药丸吃睡药都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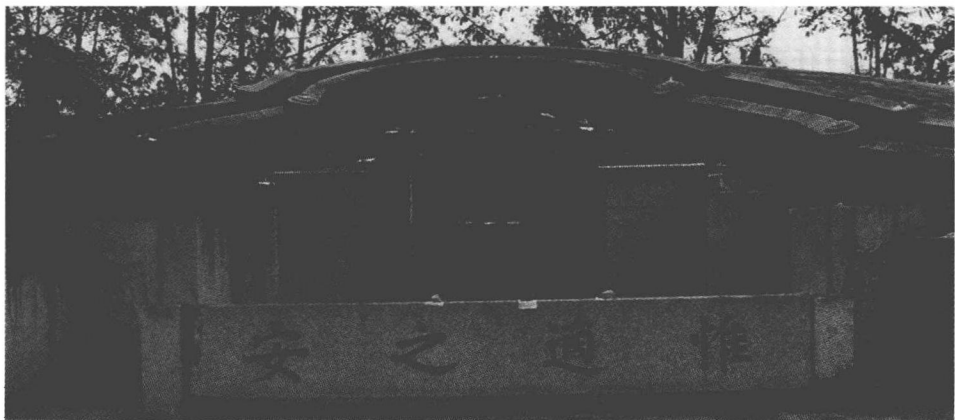
1908 年 9 月 8 日，严复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忽凉，叔吾请客。到长发栈，与叔宜谈甚久。蔡廷幹、哈卜门、林叔泽。”蔡廷幹，曾任北洋水师海军部军制司长。哈卜门，Heckman，德国人，供职北洋水师；1894 年在镇远舰上曾任炮务总

管，参加过中日黄海战役。这些昔日同僚小聚一番，免不了谈及过往伤忧。严先生禁不住又多吸了几口鸦片，在烟云中去寻那些旧日壮怀。然而，屋里可供陶情佐性的鸦片已不多了，是夜，他忙不迭给朱明丽写信，信中写道：

吾到津以来，别的没有甚么，只是晚间多睡不着，早起跳筋……药膏吃已过半，事多一日三瓢，不能减少。药单不知往那里去，又没带有烟灰，市上买灰恐靠不住，今特作快信到家，叫你再熬四剂，一钱灰者，分作两罐，熬好交新铭关买办，即他般亦可，带津交河北学务处严收，切切。

除了切切挂在严先生心坎上的鸦片之外，朱明丽还要学会与严先生的妾莺娘相处。自严复首任妻子病逝之后，从 1892 至 1900 年，在严复迎娶第三位夫人朱明丽之前，莺娘都陪侍在侧，然而两人关系并不融洽。根据严复所述，莺娘不识字，个性内向寡言、脾气欠佳；严复甚而直言：“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向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

早在 1907 年，天演学家就预见了两位女人的纷争不可避免，他以戏谑的口吻和明丽谈到此事：“吾若果驻京，尚是置一小眷在此，最为便当，岁时回沪相见，岂不回回新鲜。但太太必吃杨梅酸酒，奈何奈何！一笑。”——这个跟随严先生的小眷，最终还是选定了莺娘，天演学家以为管好了粗悍不识字的莺娘，再通融知书识礼的上海女子，终会是个双美团圆的好收场。孰料，两年之后的一



严复之墓

场纷闹，让天演学家再也笑不起来。

1909年冬，严复在北京任职于学部名词馆，生活渐次安稳，可妻妾之间却因一件琐事再发争端。这次是朱明丽抱怨严复偏心，只寄西洋参给莺娘的孩子，而不给她的孩子。严复写信说明西洋参是萨镇冰送的，由莺娘寄回上海，他并无偏袒之意。在妻妾争执之中，天演学家仰天长叹，“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此外在金钱安排、儿女教养等方面莺娘与明丽也时有冲突。一桩由一根人参引发的“血案”，让天演学家也束手无策，甚至无助到“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

在1909年夏秋之际，严复原本打算戒烟，因为妻妾之间旷日持久的“物竞天择”，而不得不作罢。严复在1909年8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无故又为人所大怪，呜呼，难矣！西北风。”紧接着第二天（8月2日）又写道：“刘梦得有言：‘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此境非阅历人不知。痛过辄忘，可恨。”等闲平地起波澜的妻妾们，让这位天演学家烦躁郁闷不已，只得借福寿膏消愁解闷了。

好在1910年初，莺娘的一场大病，终于让天演学家摆脱困局。《天演论》导言五的名目叫“互争”，其中的一句话“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矣”，为天演学家摆脱困局埋下伏笔——他自己治不了这妻妾之争的困局，好在老天助了他，让莺娘害了一场疯癫之症。5月10日，莺娘莫名其妙地臭骂了天演学家一通之后，于23日负气离京。天演学家终于长舒一口气，喃喃自语道：“吾今日即算与伊永别，不但今生不必见面，即以后生生世世，亦不必窄路相逢罢了。”此后严复每月“付姨太四十元”，也算是“天行”之后的“人治”之功吧。

《天演论》导言五“互争”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则盍观张弓，张弓者之两手也，支左而屈右，力同出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然则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变化者耶。”大意是说，拉弓射箭，左手支撑，右手拉伸，左右手看上去是各自抵触着的，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的。天行与人治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其实也是暗自蕴含在一起的。——这句话用在著译者自己身上，也非常匹配。这位天演学家一天乃至一世的生活，即可以此写照。可以想象得到，他大清早以信、达、雅的古文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论》等一大批那个时代能看到的第一手西方先进理论，鼓励国人发愤图强、变法求存，而黄昏则躺在床上吸食鸦片、吞云吐雾、舒啸呵欠的莫名情

景。然而，鸦片与天演学，毒瘾的天行与译著的人治，识字的妻与不识字的妾，皆是严复先生的左右开弓的手——虽各自抵触，却自有张力；虽各自矛盾，却借彼此而依存。

1921年10月27日，郎官巷16号的花厅楼上不断传出一个老人粗粗的咳喘声，紧接着轻微的“咚”的一声打断了咳喘。一枚刻着“天演学家陶江严氏”的朱文印章落在了地板上，几页信纸飘散其间，67岁的天演学家死在自己家中。



严复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后改名复，福建侯官人，清末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译著有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孟德斯鸠《法意》等。

林觉民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这样离去？

2010年3月29日、30日，广东话剧院献礼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大型话剧《与妻书》，在台中中兴堂连演两场，反响强烈。我们注意到，除了历史人物，剧中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当代大学生以叙述人的角色在林觉民面临艰难抉择时反复穿插出现，与他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不停尖锐地追问林觉民“谁给你的权利就这样离去？”

其实这句穿越台词，就来自台湾歌手齐豫的一首歌，《觉》。这首歌的副标题是“遥寄林觉民”，齐豫以干净如宣纸般的声线，让华语的音符涓涓款款，写出了一封作为林觉民妻子的《与夫书》。

与那封教科书典范式的《与妻书》不同，这封《与夫书》摆脱了文言、格式；扔开了哲学、理想；尤其是可以省略掉《与妻书》的最后一行：“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这首《觉》，简单明了，甚至不用看原文，直接听齐豫的声音就好；它简短，简短到只剩下一个妻子的简单质问：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这样离去？

1905年夏，福州杨桥巷17号。18岁的林觉民，正在一所二层板楼中，高声吟诵着某本著作的某个篇章；此时此刻，从福州文儒坊大光里18号走来的一顶轿子，已经端端地停在了楼下。忽而楼上飞出一把茶壶，啪的一声落到地上，摔得粉碎；轿中人撩帘起身，只微微地向轿夫示意（不用理会），就盈盈地上楼去了。

“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少年高声朗诵着，夹杂着“革命”的新奇句子，忘乎登楼的女子。“觉民，我渴，给

我点茶喝吧。”——女子一边扇扬着手中的绢帕，一边抿着嘴唤少年。少年这才止住朗诵，转过来顺手去拎桌上的茶壶，女子忍不住“哧”的笑出声来。

“革命者，把我的茶壶也革命了吧？”女子一脸笑意，少年一脸窘样，这才发觉先前读书读得忘情，一激动将茶壶扔了出去。“早该把那帮奴才都扔出去摔得稀烂，亡国奴，亡国奴！”少年依旧激愤不已。女子不知何时，从屋里的柜子里又拾拣出一把茶壶来，壶盖和壶柄处拴着一根细麻绳，她拎起壶盖，往壶口上一盖，来回盖了几次，又转过头冲少年笑笑。少年不解其意，连忙问她，意映，此何意啊？

女子一边拎着茶壶，一边给少年斟上茶。“帽子盖在肚皮上，还能出水；帽子盖在嘴巴上，就出不了水了啊。”女子淡淡的低语，少年却恍然大悟。“革命要藏在心里，不要挂在嘴上！”少年喃喃自语，若有所思地举起女子递来的茶杯，正待举杯欲饮，恍惚思索间，却杯不对唇，一股脑洒在了手上的那本书上。少年忙不迭拿衣衫拭去水迹，女子在一旁笑而不语。

红烛初上，夜月当窗。少年悄然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本说“革命”的书，贴伏在自己的胸前。女子轻轻地掰开少年的手，抽出那本书来，因为水浸的原因，有几页上的铅字已渐次模糊不清，趁着烛、月，展开纸、笔，女子仔细地誊抄着那些湮漫的书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女子轻声念诵，逐字抄录着；少年忽而惊醒过来，痴痴地说，我的《革命军》，我的《革命军》……女子转过身去，用毛笔尖轻蘸了少年的额，笑着说，林少爷，你就是我的革命军……少年与女子笑作一片，楼前清风也跟着呢喃。

他们并不知晓，这一年的4月3日，他们津津乐道的这本《革命军》的作者，已经被官府冠以“乱党”之名杀掉。他们也并不知晓，这一年的8月20日，让官府咬牙切齿的“乱党”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乱党”真的要成为一个“党”了。而这一刻少年既不是乱党，也不是刁民；既不是什么会的会员，也不是什么敢死队的队员。他只是这个叫“意映”的女子的夫君，他们管这座楼叫“双栖楼”。

1907年春，吉庇路谢家祠内。一大沓《苏报》、《警世钟》、《天讨》等革命进步书刊铺满的圆桌旁，原本簇拥着的一群人，三三两两，摇头叹气地散去了。像一群逐饵的鱼，围拢在水面寻饵时，却嗅到了饵里裹着铁钩的锈味，一溜烟扭头扭尾，自顾自保命去了。桌前立着一名白衫少年，浓眉紧皱，捏拳紧拄在桌板上，一言不发。忽而，一双纤手伸到少年眼前；少年眼光一炯，一把攥住了那只细小